



高麗史

列傳

六十

リ伊6  
2809  
60.



特  
門引伊6  
卷 60



別考

見出  
三子

列傳卷第十二

高麗史九十九

八  
二  
三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相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繼趾奉

教修

梁元俊

梁元俊字用章忠州人起自胥吏監光州務  
妻事姑不謹黜之妻與子號哭乞哀終不許  
至使其妻獨還人或譏其不仁仁宗時累遷  
殿中侍御史出為尚州副使政尚廉勤吏民  
稱之毅宗初拜御史大夫轉知門下事十年

六行分上

高麗史卷九十九

進門下侍郎平章事明年致仕又明年卒性清儉淳直終始一節不事產業不通餽謝門巷蕭然嘗與諫官論鄭誠堅執不變時議重之子文燧清直有父風官至御史中丞

分三下

崔惟清

謹

璘

誥

坪

宗峻

崔惟清字直哉昌原郡人六世祖俊邕佐太祖為功臣父奭初名錫擢魁科事文順宣三朝位至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禮部事謚譽肅惟清少孤嗜學睿宗

時登第乃曰儒者當學古入官遂杜門讀書不求仕官有薦者辭以學未就後被薦直翰林院仁宗即位李資謙謀逆大臣有不附己者輒以計誅竄平章事韓皞如號剛正非罪見流惟清姊壻鄭克永為皞如表弟連坐貶斥惟清亦失職及資謙敗召入內侍累遷左司諫出倅尚州有德政秩滿授侍御史轉御史中丞言事忤旨遷殿中少監尋以諫議大夫如金謝冊命言動中禮金人歎服移牒使

加爵祿比還拜戶部侍郎後出爲東北面兵馬副使朔方倚如長城召拜承宣毅宗初陞知奏事出納惟允驟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兵部事時郎中鄭敘坐陰結大寧侯流外惟清敘妹壻也敘宴大寧惟清假器四臺諫劾以失大臣體貶南京留守使連貶忠廣二州牧使雖以淹外寄處之怡然王悟其忠直無他欲復拜平章事有沮之者乃以守司空左僕射致仕鄭仲夫之亂文臣皆

被害諸將素服惟清德望戒軍士勿入其第以至期功之親俱免禍有刑部尚書韓就者湍州人也工術數能言人禍福亦以智保全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明宗立以惟清宿德舊望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尋守司空集賢殿大學士判禮部事仍令致仕四年卒年八十謚文淑自幼至老手不釋卷經史子集靡不該通又酷好浮圖日誦佛經所至學生沙問質問者全集嘗奉詔撰李翰林集註柳文事

加爵祿比還拜戶部侍郎後出爲東北面兵馬副使朔方倚如長城召拜承宣毅宗初陞知奏事出納惟允驟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兵部事時郎中鄭敘坐陰結大寧侯流外惟清敘妹壻也敘宴大寧惟清假器皿臺諫劾以失大臣體貶南京留守使連貶忠廣二州牧使雖以淹外寄處之怡然王悟其忠直無他欲復拜平章事有沮之者乃以守司空左僕射致仕鄭仲夫之亂文臣皆

被害諸將素服惟清德望戒軍士勿入其第以至期功之親俱免禍有刑部尚書韓就者湍州人也工術數能言人禍福亦以智保全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明宗立以惟清宿德舊望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尋守司空集賢殿大學士判禮部事仍令致仕四年卒年八十謚文淑自幼至老手不釋卷經史子集靡不該通又酷好浮圖日誦佛經所至學生沙門質問者全集嘗奉詔撰李翰林集註柳文事

實王覽之嘉賞鏤板以傳又有所著文章數  
百篇及南都集子八証詡諛讓二人祝  
髮証詡諛詵皆登第歲廩母証禮部尚書詡  
閣門祗候諛錄事讓雜職署令讓孫雍  
諫少聰悟善屬文明宗初爲正言論事忤貴  
倖落職尋起爲吏部員外郎出按東南道有  
聲績累遷叅知政事神宗時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進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上章乞退遂致仕閑居扁其齋曰雙明與

弟守太傅詵及太僕卿致仕張白牧東宮侍  
讀學士高瑩中判秘書省致仕白光臣守司  
空致仕李俊昌戶部尚書致仕玄德秀守司  
空致仕李世長國子監大司成致仕趙通等  
爲耆老會逍遙自適時人謂之地上仙圖形  
刻石傳於世熙宗七年卒年七十七謚靖安  
子臣胤尚書臣英郎中臣胤子璘

璘器局宏深少不護細行與豪俠子薄遊藉  
酒閒年幾三十始發憤讀書康宗朝登第歷

高麗史卷九十九  
臺諫高宗時出爲羅州副使時原粟人李延年自稱百賊都元帥嘯聚山林寇掠州郡璘與指揮使金慶孫擊破之以功超拜右副承宣累遷叅知政事蒙古大舉入侵宰樞請遣安慶公涓如蒙古乞班師王不允璘獨前奏曰愛子之情無貴賤一也然不幸有死別者殿下何惜一子今民之存者十二三蒙古不還則民失三農皆投於彼雖守一江華何以爲國王不得已頷之宰樞欲使僕射金寶鼎

從安慶公行王以璘代之先是永寧公綽質蒙古及安慶公至帝以爲實永寧公母弟禮待甚厚黃驪人閔僞訴於帝曰綽非王親子且高麗族誅李峴降城官吏亦皆誅殺帝謂綽曰汝前稱王子何也對曰臣少養宮中以王爲父后爲母不知非真子也今使臣崔璘實前日以我入質者也請問之帝問璘對曰綽乃王愛子非親子也所進表在可驗帝曰愛子親子異乎曰愛子者養人之子以爲已

子也若所生子則何更稱愛乎帝驗前表皆稱愛子遂不問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嘗再知貢舉號稱得士四十三年卒謚文景臨絕妻子泣曰我輩何依而生璘微笑曰爾輩其爲戒乎後果俱沒戎兵

詵明宗時爲右司諫時恭睿太后患乳癰王召弟僧冲曦侍病冲曦多亂宮女又通公主穢聲聞外詵疏諷曦穢行請出之於寺王大驚曰不意司諫離間我兄弟遂罷詵自後臺

諫無敢言者朝臣皆附冲曦賄賂公行久之判秘書省事與吏部尚書鄭國儉等讎校增續資治通鑑又刊正太平御覽神宗朝累遷叅知政事王以詵年高有德超拜守太傅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既而引年致政熙宗五年卒輟朝三日謚文懿詵以文學聞於世恬淡寡言不以門地自負禮賢下士再知貢舉多得名士配享熙宗廟庭子宗源宗峻宗梓宗蕃宗源檢校太子詹事



高宗史卷九十九  
宗梓左僕射子昱宗蕃承宣子坪

宗峻神宗四年擢魁科高宗朝累官至左承宣舊制國子監以四季月六衙日集衣冠子弟試以論語孝經中者報吏部吏部更考世系授初職宗峻欲令其子試之國子正錄以非試日不聽宗峻屬崔瑀請之乃得試時人譏之歷左散騎常侍知門下省事累拜至門下侍中二十九年乞退王不允曰崔侍中終始一節清廉奉國比來國家多故議論紛紜

臨機善斷遷都衛社功無與比豈循常例遽令謝事遂賜几杖三十三年卒爲人嚴重寡言喜聲色居處飲食過侈靡

昱氣度雄偉倜儻敢言善斷事高宗朝登第官累樞密院使金俊謀誅崔誼邀與計議昱子牽龍行首文本與中郎將李柱散負庾秦校尉朴瑄隊正俞甫等密爲書通于誼及誅誼籍其家得書一通乃文本洩俊謀也俊與柳墩請殺文本等王曰此輩狂惑唯啗目前

何知大義赦之可也然卿等有請可流之噉  
等固請王曰必欲殺之何更聞爲卿等可自  
爲之乃起入內噉等伏地謝罪遂流文本于  
島昱有怨言忌者謂俊曰昱怨公等恐他日  
生變俊遂白王曰昱恃家世驕傲嘗廷叱上  
將軍趙日成今又怨臣等臣等皆不自安請  
罪之王不許俊等力請王不得已流黑山島  
押行別抄到昱家直入昱叱曰此非賊家乃  
宰相家也遂坐聽事呼別抄謂曰吾何罪曰

不知昱曰汝不知吾又何知談笑自若至江  
見所乘船小且無帳幄立馬曰宰相乘如此  
小舸邪別抄即改之遂乘而去明年將軍李  
仁桂謂俊曰崔昱大相也非罪遠竄朝野嘆  
惜宜速召還俊聞于王乃還元宗初復拜樞  
密院使尋遷守司空左僕射九年以守太傅  
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卒昱嘗與河千旦李  
淳牧同在誥院河李俱有文名昱倚其閹閱  
待之甚輕河李亦不屈有勅撰進荅隣國徵

詰書盈當秉筆搔首苦吟未得其意擲筆罵  
曰此鄉曲布衣輩所以自負者耶予文本  
立文立三司使

文本蔭授刪定都監判官補牽龍行首累拜  
親從將軍忠烈初拜承宣鷹坊兵淑富方文  
大等自草宣傳消息三通因李貞以進曰羅  
州長興管內諸島民請專屬捕鷹又籍洪州  
曲楊村民戶口悉屬鷹坊又三道內能捕鷹  
者勿限名數皆免徭役王命承宣亟寫行之

今一聽淑富等指揮文本言淑富等所至虐  
民逞欲按察守令懲安戩辛佐宣之事莫敢  
誰何且屬鷹坊者悉免徭役國家安所調發  
請勿遣淑富等臣以消息諭諸道按察使亦  
可辦也不從二年以密直副使版圖判書卒  
年四十四無子文本姿魁梧性高倨沉重不  
苟俯仰有大臣體嘗有上國使者問於人曰  
汝國中若此者有幾人乎  
坪性沉厚謹言行高宗朝登第累遷侍御史

忤權臣出爲定遠副使召還拜刑部郎中累  
遷樞密院副使以伯父宗峻親嫌不得入省  
卒年五十五無子

雍字大和初名夔少嗜學與同志十人約十  
年讀書未數年餘皆棄去雍獨力學十年無  
書不讀時以博洽稱高宗時登第補大官丞  
累遷典理佐郎忠烈王自太孫時迎以爲傳  
及即位留意文學召拜國子司業日與論通  
鑑歷官國學典酒世子宮令眷遇尤重以目

有圓翳終不得典誥十八年進副知密直司  
事文翰學士致仕卒雍性巧好音律聚學徒  
授書多公卿貴胄少寒素者時有金保宜者  
中第雍實借述人譏之子元中元直元直子  
瑩自有傳

李公升 少三字下

李公升字達夫清州人六世祖希能五世祖  
謙宜皆從太祖定三韓爲功臣公升少穎悟  
能屬文仁宗朝擢第直翰林院累遷右正言

毅宗初轉殿中侍御史奉使如金時使金者  
例收管下軍銀人一斤公升不取一錢人服  
其清王嘗乘月遊清寧齋目公升曰秋月澄  
霽無一點塵正如公升曾中官累右承宣左  
諫議大夫王督署官官鄭誠告身公升不得  
已署之轉知御史臺事王又召公升及中丞  
宋清允侍御史吳忠正等曰鄭誠自寡人在  
襁褓時辛勤阿保以至今日故除權知閣門  
祗候以酬其勞已經三載卿等不署告身實

非臣子愛君之心苟不署之若輩皆蘊醢清  
允忠正俯伏流汗獨公升不奉旨王怒譴出  
之後王又召臺諫督署誠告身皆唯唯公升  
猶不奉旨王責公升曰汝嘗爲諫官旣署誠  
告身今反不署何也對曰臣悟昨日之非故  
不奉詔王怒勅公升就舍諫議大夫金湯等  
又上疏諫不報王尋命公升出視事陞知奏  
事金遣使賜羊有一羊四角公升以爲瑞獸  
表賀時人嘲爲四角承宣王親禘大廟公升

遽奏祀事已辦王入廟庭則未辦王六怒欲加重責賴右承宣李聃營救遷刑部尚書先是王於館北宮作窟室築臺飾以金玉極侈麗與宦者白善淵王光就等置酒召公升謁聃縱飲王醉入幕命左右唱和公升句云功名富貴盡驅花下之三盃至是見斥人以為詩讖後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二十二年上箋請老遂以叅知政事判工部事致仕園中結茅宇穿沼築塢植花卉幅巾藜杖逍遙

其閒賓客子弟有造謁者輒以詩酒相悞不喜食肉殺以蔬果而已明宗三年李義方等搜殺文士公升匿佛日寺有邀功者擒詣義方公升嘗卜延福亭之基遂興大役人多怨之以故義方欲殺之賴門生文克謙免五年王尊舊德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謚文貞葬日柩未窆子椿老桂長以陰陽拘忌徑還其家克謙竟襄事公升黃鬚髯童顏不老操行高潔不事生產性輕躁不

能容人之過見輒慢罵初內侍趙剛實家與公升第相對剛實管左倉日受人賂米公升熟見之一日剛實謁公升于樞密院公升於坐中數其事厲聲罵之剛實大慙又僧觀遠好遊公卿間克謙嘗携謁公升熟視曰此僧無可取不意公偕也遂罵逐之然後飲酒盡歡椿老字固存官至叅知政事熙宗五年卒年七十七謚貞肅嘗按西海吏民畏服累歷華要以清謹稱桂長登第累官至守太傅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修國史四掌貢舉所取多知名士

申淑

廿二字下

申淑高靈郡人博覽群書仁宗朝登明經科以清儉忠直著名累遷御史雜端毅宗初淑與侍御史宋清伏閣言事三日不報淑等謝病歸第後除右諫議大夫又伏閣言事平章文公元知門下崔子英始與議不至內侍尹彥文聚怪石築假山于壽昌宮北園構小亭

其側號曰萬壽以黃綾被壁窮極奢侈眩奪人目一日王宴于亭將罷假山頽牝雞鳴御史中丞高瑩夫侍御史韓靖崔均深等伏閣三日請黜彥文及韓就李大有榮儀等不聽瑩夫等杜門不出御史大夫崔允儀獨不與伏閣淑乃與給事中林徽等復上疏切諫王勉從之黜彥文等四人後數月淑又伏閣力陳時弊公元子英及平章庾弼政堂文學金求錫又不至十二年轉知門下省事時王以

宦官鄭誠權知閣門祗候淑與諫議大夫金湯柳公材中書舍人洪源滌起居舍人金子蕃左正言許勢修等上疏諫之不得淑復獨詣闕上疏請削誠職王曰古無大臣獨諫者對曰自祖聖創垂以來亦無宦寺拜朝官者至聖朝始有之無乃不可乎臣聞此以還居常憤懣食不知味故敢來請若臣言非請誅臣是則願賜俞允王乃削誠職然惡其彈劾不已月餘左遷守司空明年弃官歸鄉有詩



云耕田消白日採藥過青春有水有山處無榮無辱身尋召還以叅知政事致仕十四年卒

韓文俊

字季下

韓文俊大興郡人父惟忠以勤儉正直見重於時官至平章事文俊性雅正少能屬文有逸氣惟忠嘗謂人曰興吾門者必此兒也仁宗朝登第才名聞於世時方重外寄歷長州長興南原三郡副使南京副留守皆有惠政

門人吳世材嘗投詩曰南蘇三郡俗東撫一州民世謂實錄明宗初拜大府卿擢樞密院右承宣陞副使忤宋有仁降授判司宰寺事官累叅知政事實文閣大學士判禮部事遷政堂文學判兵部事十四年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銓敘平允明年因星變上劄字詐乞退不允及年七十謝事家居日與高人韻士逍遙詩酒二十年卒輟朝三日謚貞懿文俊有識鑑三掌禮闈所取多名士

文克謙

失二字下

文克謙字德柄南平郡人父公裕知門下省事集賢殿大學士謚敬靖克謙初以伯父公仁蔭補刪定都監判官國制以藍衫就試者例不過三赴克謙屢舉不中嘆曰白衣且十赴藍衫何止三赴請以五赴爲限朝議從之遂爲恒規克謙從宦未常廢業毅宗時登第累遷左正言伏閣上疏曰宦者白善淵專擅威福密與宮人無比爲醜行術人榮儀執左

道取媚于上置百順館北兩宮私藏財貨以支祝釐齋醮之費而與善淵掌其務凡兩界兵馬五道按察陞辭之日必於兩宮置酒慰餞令各獻方物隨其貢奉多少以爲殿最至使家抽戶歛以召民怨知樞密事崔裒職掌樞要勢傾中外貪黷無厭不附已者必中傷之財累鉅萬請斬善淵無比黜榮儀充牧子罷裒偁以謝一國又語及宮禁帷薄之事王大怒焚其疏裒詣闕請辨王召克謙對

辨克謙言甚切至遂貶黃州判官初克謙草  
疏諫議李知深給事中朴育和起居注尹鱗  
瞻等不肯署名及克謙見貶又視事自若時  
人誦並遊英俊顏何厚之句以譏之克謙在  
黃州吏民愛慕政聲藹然有貴近挾宿憾構  
微過奏請免官王亦怒前事又貶晉州判官  
有司奏克謙直臣不宜連貶外官以防言路  
乃授閣門祗候遷殿中內給事鄭仲夫之亂  
克謙直省中聞變逃匿有兵跡而獲之克謙

曰我前正言文克謙也上若從吾言豈至今  
日願以利劍決之兵異之擒致諸將前諸將  
曰此人吾輩素聞名者勿殺囚于宮城毅宗  
南行於馬上嘆曰朕若早從克謙言安有是  
辱明宗即位授諸臣職釋克謙使書批目李  
義方白王拜克謙右承宣御史中丞文臣若  
李公升等多賴以免武官亦倚之多咨訪故  
事尋兼龍虎軍大將軍至爲宰相猶兼上將  
軍克謙有女在室義方弟隣娶之由是癸巳

之亂一族皆免左諫議金莘尹等上疏以爲承宣王之喉舌但出納惟允可也今李俊儀文克謙職兼臺省居中用事請解兼官不允翌日諫官伏閣力爭改俊儀爲衛尉少卿克謙爲大府少卿一日近臣上壽夜分未罷左右稍喧克謙諫曰此前王之所以廢者可不戒哉因勸王入內遂罷俊儀怒罵之轉禮部侍郎拜樞密院知奏事累陞知院事與宋有仁有隙左遷守司空左僕射自拜司空不受

祿世服其廉丁母憂踰年起復還舊職頃之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戶部事太子太保初禮官奏太后忌日在仲冬請於孟冬行八關禮王以問相府克謙曰太祖始設八關蓋爲神祇也後王不可以他事進退之况太祖禱于神明曰願世世仲冬無令有國忌若不幸有忌則疑國祚將艾也故自統合以來仲冬無國忌今有之是國之灾也而又以孟冬設八關固非太祖意禮官所奏不可

許從之十五年判禮部事時韓文俊於班次  
爲第二次克謙次崔世輔及文俊爲冢宰克  
謙當遷亞相然不欲居世輔上先自退遜使  
世輔判兵部登亞相已居其次世輔亦宰讓  
曰我於文公受恩實多敢居其上王以禮部  
在兵部之上故拜克謙判禮部爲亞相世輔  
次之識者多其讓明年兼中書門下兩省判  
兵部事尋權判尚書吏部事十九年卒年六  
十八輟朝三日謚忠肅性孝友慈仁忠謇正

直食不過數器衣不服文繡三掌禮闈所舉  
多名士時稱賢宰相然聽權豪干請不察賢  
否銓注多舛又官其髻鬣子弟分遣僕從廣  
植田園時議惜之王嘗作詩一絕賜克謙曰  
一寸靈臺萬事侵唯餘憂慮日加深短懷拙  
智一難斷白髮千莖已滿簪克謙和進曰年  
光荏苒暗相侵輔國思量日漸深自顧君恩  
猶未報無情白髮已盈簪人謂二詩俱有衰  
謝之氣王終見廢克謙未幾而卒蓋未必不

為詩讖配享明宗廟庭子侯軾惟弼惟弼官  
至知門下省事妻私通家臣事覺崔忠獻配  
家臣子遠島惟弼五世孫達漢自有傳

柳公權

澤

柳公權字正平儒州人六世祖大丞車達佐  
太祖為功臣公權少好學工草隸登第調翼  
陽府錄事明宗初直史館累遷兵部郎中後  
以禮賓卿如金賀萬春節金人稱其知禮轉  
右副承旨陞右散騎常侍知奏事啓事稱旨

多裨益進同知樞密院事二十五年以疾乞  
退王愛其文學不欲去乃曰朝廷有舊德社  
稷之福卿何退之遽公權三上章從之居一  
年疾病親屬進藥公權曰死生有命却不飲  
疾革王特拜政堂文學叅知政事卒年六十  
五謚文簡性公廉居官不懈子澤彥琛彥琛  
同知樞密院事

澤登第官至尚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高  
宗嘗設藏經會於宣慶殿澤製疏曰雖自篤

克勤之念罔敢怠荒不幸遭多難之時未能  
制御諫議大夫朴玄圭曰所謂未能制御者  
必指晉康公使告崔忠獻忠獻即呼澤問之  
澤大笑自若人以為玄圭與澤有宿憾以此  
激之子璪自有傳

趙永仁 字季平

趙永仁橫川人少不群有宰相器度博學善  
屬文毅宗朝登第調全州書記政有聲明宗  
立命永仁輔導太子累遷為承宣多所匡救

物論歸重驟陞叅知政事政堂文學翰林學  
士承旨守太尉上柱國神宗初加開府儀同  
三司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金  
使詰明宗遜位事曰有勅必以詔親授前王  
朝議難之永仁曰前王養疾南州計程三十  
日乃至必欲親授請留待數月金使曰苟如  
是不必親授翼日傳詔于王永仁以眼昏乞  
退加門下侍中仍令致仕五年卒年七十五  
悼甚贈謚文景後配享神宗廟庭子準冲準

登第仕至承宣冲自有傳

王世慶

牛三字下

王世慶初名肱開城人八代祖希順佐太祖定三韓爲功臣世慶毅宗時登第倅京山府以清白稱秩滿罷歸家數年家貧好學手不釋卷隣人欲爲宰相李之茂祈壽請世慶作疏之茂覽其疏奇之補國學學諭改同文院錄事有宋進士蕭上達隨商舶來好相人相世慶曰君象眼後必貴勿憂屯塞明宗立金

移牒徵詰使者絡繹世慶撰詞命甚稱旨王嘉之除監門衛錄事累歷左正言起居注中書舍人陞諫議吏部侍郎轉司宰卿仍兼諫議十五年卒年六十四性淳厚好揚人善王常呼爲直臣然在諫省九年無一建白物議少之

李純佑

牛三字下

李純佑字拔之父陽植中書舍人初純佑母朴氏點燈庭中祈嗣于天忽夢有小兒從燈



柱而下奉而懷之因有身及生名之曰請以請而得之也後改純佑幼能屬文毅宗時擢魁科調忠州司錄明宗初遷供驛丞兼直翰林院時王太后患乳瘡王命純佑作祈禱文有瘡生母乳痛在朕心之句王覽而嘆曰先得朕心矣由是特加寵眷擢除右正言知制誥累遷國子祭酒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嘗奏近來因八關煎藥命醫官歲取四畿民乳牛絞取乳汁煎而成酥犢犢俱傷其藥本非備

急且損耕牛請罷之制從之民多感悅官至國子大司成爲崔忠獻所殺

林民庇

失字下

林民庇字德明甫州人少沉訥以門蔭補禮部主事毅宗朝擢第出守溟州浚渠溉田以廉勤稱入爲大常府錄事孤立無援九歲乃遷四門博士轉閣門祗候及倅晉州有惠政明宗召拜右正言累遷諫議大夫國子祭酒拜樞密院承宣箴諫出納多所稱旨王恨相

柱而下奉而懷之因有身及生名之曰請以請而得之也後改純佑幼能屬文毅宗時擢魁科調忠州司錄明宗初遷供驛丞兼直翰林院時王太后患乳瘡王命純佑作祈禱文有瘡生母乳痛在朕心之句王覽而嘆曰先得朕心矣由是特加寵眷擢除右正言知制誥累遷國子祭酒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嘗奏近來因八關煎藥命醫官歲取四畿民乳牛絞取乳汁煎而成酥犢犢俱傷其藥本非備

急且損耕牛請罷之制從之民多感悅官至國子大司成爲崔忠獻所殺

林民庇

字三下

林民庇字德明甫州人少沉訥以門蔭補禮部主事毅宗朝擢第出守溟州浚渠溉田以廉勤稱入爲大常府錄事孤立無援九歲乃遷四門博士轉閣門祗候及倅晉州有惠政明宗召拜右正言累遷諫議大夫國子祭酒拜樞密院承宣箴諫出納多所稱旨王恨相

一六。  
孤立

知之晚陞知奏事有李居正者少與民庶同  
學無他才能王欲授正言問民庶曰居正何  
如人能沈默不臧否人物者乎對曰居正性  
和平且訥默非耿介者也王曰若爾宜爲正  
言乃授之民庶後爲樞密使御史大夫性佞  
佛常寫佛經有僧曰嚴在全州自謂能使眇  
者復視死者復生王遣內侍琴克儀迎之在  
道冒綵氎巾乘駁馬以綾扇障其面徒衆遮  
擁人不得正視來寓普賢院都人無貴賤老

幼奔走謁見里巷一空凡盲聾瘖啞有廢疾  
者狼籍於前僧以扇揮之迎入天壽寺居南  
門樓上宰輔大臣亦趨謁士女競布髮以籍  
僧足僧令唱阿彌陀佛聲聞十里其盥漱沐  
浴之水苟得涓滴貴如千金無不掬飲稱爲  
法水能理百病男女晝夜雜處醜聲播聞祝  
髮爲徒不可勝數時無一人諫止者明宗漸  
驗僧詐放還其鄉初僧誑人曰萬法唯一心  
汝若勤念佛曰我病已愈則病隨而愈慎勿

言疾之不愈於是盲者言已視聾者亦言已聞以故人易惑中書侍郎文克謙以微服致禮民庇亦拜於樓下十八年叅知政事進中書平章事有池得琴者代民庇為大常錄事得琴尚在大常民庇已為平章世誇其遷擢之速民庇為相挺然有古風三掌貢舉得人尤多好善周急確實無華故武夫悍卒亦知景仰年七十三上表乞骸特授守司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二十三年卒

謚文靖無子

崔陟卿

牛三字下

崔陟卿完山吏登第毅宗初補京山府判官性廉介吏民畏愛秩滿還京足不至權門者十餘年判吏部事崔允儀聞其清直欲授耽羅今陟卿以其再除外寄地且僻遠固辭允儀曰耽羅地遠俗獷為守實難故以子補之幸子勿憚往撫遠民不為國家憂則當報以美官陟卿不得已就任興利革弊民皆安之

及還允儀已死陟卿貧甚無以自存將還鄉會全羅按察使馳奏耽羅人苦今尉侵暴以反乃曰若得陟卿爲今當釋兵王謂宰相崔襄備曰有賢如此何不用之召賜綾絹即除耽羅令陟卿請挈家以赴王許之任耽羅者與室偕自陟卿始耽羅人聞陟卿來即具輕艦迎之比入境皆投戈羅拜曰公來吾屬再生矣按堵如故明宗元年以詹事府注簿召還轉監察御史拜左正言知制誥出爲揚廣

忠清二道按察使所至皆有聲績遷兵部員外郎以能治劇又出爲安北都護副使累歷禮部侍郎秘書監清名勁節老而不衰十六年卒年六十七初侍郎朴椿齡守完山以聯句選群童得陟卿崔均崔松年及迺還與之偕勸令就學後三人皆爲名士時號完山三崔

咸有一  
牛三下

咸有一恒陽人太祖功臣廣評侍郎規五世

孫也父德候尚衣奉御同正有一早孤養於舅年十五至京父執宰相李俊陽憐而容之補吏部記官仁宗十三年西京反有一以胥吏從軍有功調爲選軍記事夙夜刻苦公耳忘私家貧常衣弊履穿時禁軍廩食不如式軍士議曰若得弊衣記事必不如是會兩府舉廉吏樞密使王冲薦之上素聞名得之甚喜召入內侍勾當軍廚事王嘗幸長源亭命近臣射有一中的受金帛不入於家盡賣之

具軍廚什器後倅寶城廉勤有聲績毅宗朝復入內侍掌橋路都監有一嘗酷排巫覡以爲人神雜處人多疵癘及爲都監凡京城巫家悉徙郊外民家所畜淫祀盡取而焚之諸山神祠無異跡者亦皆毀之聞九龍山神最靈乃詣祠射神像旋風忽起闔門兩扇以防其矢又至龍首山祠試靈無驗焚之是夜王夢有神求救者翼日命有司復構其祠轉監察御史出爲黃州判官屬郡鳳州有鵠鷗岩

淵世謂靈湫有一集郡人填以穢物忽興雲  
暴雨雷電大作人皆驚仆俄頃開霽悉出穢  
物置遠岸王聞之命近臣祭之始載祀典又  
爲朔方道監倉使登州城隍神屢降於巫奇  
中國家禍福有一詣祠行國祭揖而不拜有  
司希旨劾罷之明宗即位召入內侍尋除兵  
部郎中時武夫執兵橫行街巷聞及見有一  
莫不倒兵而過遷累尚書左丞有良醞令同  
正盧若純主事同正韓受圖詐爲有一及平

章事李公升內侍郎將少監獨孤孝等書投  
忠州賊亡伊欲引與爲亂亡伊執其使送于  
安撫別監盧若冲若冲收械押還王命承宣  
文章弼鞫之若純等曰今弒君之賊當路爲  
大官吾輩不勝憤激欲引外賊與之誅剪顧  
吾輩名微恐或不從以有一公升等素有物  
望故詐爲其書耳王聞而義之重房請治其  
罪皆黥配遠島若冲以若純之兄亦坐黥中  
書門下又奏有一罪削內侍籍九年年踰七

十乞退以工部尚書致仕十五年卒年八十  
遺命薄葬有一平生衣用麻布器用陶瓦不  
事生產其妻謂之曰諸兒欲及公生時頗立  
產業基址何不慮耶荅曰予孤立無援勤儉  
守節以立門戶兒輩但當正直節儉以俟命  
耳何感感於貧窶乎子和曦淳淳登第以文  
章節行名於時

廉信若 字三下

廉信若字公可峯城郡人仁宗時登第調廣

州掌書記履正奉公丁父憂廬墓三年命有  
司旌閭選充詹事府錄事明宗即位以潛邸  
舊恩特授國子祭酒翰林侍講學士轉判大  
府事掌試所取多名士王益器之信若有田  
在峯城鄭仲夫奪之既而還之信若遣奴收  
獲仲夫家奴邀奪與之鬪仲夫捕信若奴付  
街衢獄殺之令重房劾之王不得已罷信若  
尋拜吏部尚書後爲西北面兵馬使金遣八  
將軍來屯義州關外信若遣人詰之荅曰聞



西京留守趙位寵請兵於本國及西宋欲伐我故屯兵以備之耳信若又遣人曰位寵已誅宋又阻大海無路請兵此皆虛說請問告者名金將曰龍州人某信若使人往索則已逃矣今諸城物色之得於永清縣鞠之其人果服曰吾父常以國家密事告金人多獲厚利及其死囑諸我故我以此恐愒邀彼厚賞耳遂斬之沒其母為官婢擢樞密院副使翰林學士承旨累遷至政堂文學禮部尚書仍

令致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孝文為人體短膽大世比晏嬰分符杖鉞所至有聲績聰警博覽強記尤長於范曄漢書一時高文大冊多出其手

李知命

字季下

李知命字樂叟韓山郡人博覽群書善詞賦工草隸年十八擢第調黃州書記居官廉直民有飢者盡心調恤流氓襁負而至後為忠州判官政如黃州鄭仲夫之亂内外文臣逃

竄無所容州人感知命惠政護之知命獨免  
及明宗立以知命有文章德行擢尚書右丞  
尋除右諫議大夫歷右散騎常侍翰林學士  
承旨出按西海又爲西北面兵馬使所至皆  
著聲績官至政堂文學太子少傅二十一年  
卒年六十五謚文平知命爲相有古大臣風  
再掌禮闈以得人稱若趙冲韓光行李奎報  
俞升旦劉冲基皆其所取子唐髦少有詞藻  
有父風擢魁科仕至國子司業

四字

庾應圭

資諒

庾應圭字賓玉初名元規茂松人父弼以文  
行顯質直不阿毅宗朝累官至門下侍郎平  
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吏部事王嘗拜宦官  
鄭誠爲祗候弼論執不署告身王再三諭之  
竟不從故終弼之身誠不得拜其剛正類此  
謚恭肅配享毅宗廟庭有子五人應圭其長  
也性穎悟美風儀時稱玉人善屬文再舉不  
第入補內侍驟遷叅官持論端方臨事果決

若夙成然同列不敢以年少易之出倅南京  
政尚清簡一介不取於人其妻因免乳得疾  
但啜菜羹有衙吏密饋隻雉妻曰良人平生  
未嘗受人饋遺豈宜以我口腹累清德耶吏  
慚而退遷閣門祗候再轉考功員外郎鄭仲  
夫等廢毅宗立明宗明宗素聞應圭名復召  
入內侍授工部郎中使覲表如金告奏應圭  
入境帝詔婆婆路不納今有司移文詳問應  
圭對曰前王久病昏耗不治以母弟皓權攝

國事帝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  
司再詳問應圭至帝覽表曰爾國雖小亦知  
君臣之義兄弟之序乃何廢兄篡位造飾虛  
辭欺罔上國宜行天討以懲其罪應圭對曰  
前王不幸有疾子亦不慧故遵先父王遺命  
讓位于弟耳小國安敢欺罔天子陪臣雖就  
湯鑊鈇鉞之誅更無異辭不屈帝猶疑之以  
問宰執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覘止一子  
往年生孫嘗有表自陳生孫之喜一也皓嘗

作亂覘囚之二也今覘不遣使皓乃遣使三也朝廷遣覘生日使皓不轉達於覘乃稱未敢奉受四也是必皓篡兄誣請於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即遣使冊命帝曰封一國之君詢於民衆此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其遣使以詔書詳問王覘遂以不允前王讓位回詔授應圭應圭奏陪臣所獻二表也新王之表何無回詔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臣之職也臣今辱命罪

不容死與其生還本國寧隕身上國聞於天下因不食具服庭向闕待命晝夜不移三日館伴以聞帝屢使勸食猶不食從者夜密進水漿應圭叱之曰汝亦人耳何行詐之甚邪及五日形容枯槁氣息將絕力不能立數至僵什帝憐其忠誠遣大臣慰諭曰爾國雖小有臣若此已寢問罪之議將降詔依允汝且就食毋傷生應圭曰宸眷雖厚臣不受回詔何敢食乎受詔之日乃臣續命之辰不食

高麗文卷九十九 三十三  
七日帝益憐之授回詔賜御饌幣帛厚慰而  
送之及還以功擢軍器監兼太子中舍人賜  
金紫宰相又請錄應圭子孫以勸後來從之  
後金人每使介往來必問安否一日宮闕災  
應圭先詣景靈殿抱五室祖真以出又至中  
書省出國印金甫當起兵欲討仲夫等仲夫  
等搜殺文臣幾盡一卒執宰相尹麟瞻縛之  
次縛應圭應圭厲聲叱曰汝賤卒敢辱宰相  
與郎官乎卒不敢近應圭往見諸將曰未聞

無禮義而能保國家者也且古法刑不上大  
夫公等有志匡國宜法古先柰何使賤卒縛  
辱大臣况尹公有將略廟謀若國有大事舍  
此人不可又多殺無辜必有殃禍諸將曰庚  
寅之事微公告奏吾屬類醢矣乃迎坐禮之  
遂解麟瞻縛轉殿中監四年趙位寵起兵西  
都諸城響應王以應圭素有名望命宣諭諸  
城諸城稍稍效順拜工部侍郎明年又與給  
事中史正儒往西京宣諭見位寵諭以君臣

大義辭意慷慨位寵即上表請降應圭將還西京裨將李仁白明等送之據應圭鞍與語辭頗不恭應圭罵曰汝微卒何得無禮於天使耶仁等拜謝行至生陽驛正儒困且疾請留宿應圭不聽曰幸脫虎口宜速曙亟行至高原洞仙兩驛正儒復固請留宿又不聽翼日入京位寵果遣精騎追至洞仙驛不及憤怒斬其館吏而還是年卒年四十五子禧世謙禧春坊公子世謙戶部侍郎子碩自有傳

資諒別行

資諒字湛然應圭之弟也莊重寡言毅宗朝文臣大盛資諒年十六與儒家子弟約為契欲併引武人吳光陟文章弼衆皆不肯資諒曰交遊中文武俱備可矣若拒之後必有悔衆從之未幾鄭仲夫作亂同契者賴光陟章弼營救皆免資諒蔭補守宮署丞尋出守龍岡縣諳練吏治摘發如神一方稱之歷任臺閣所至有聲出鎮東北廉按東南無不畏威警服然濟以恩信故民便之高宗時累拜尚

書左僕射引年乞退與致仕宰相爲耆老會  
事佛甚篤十六年卒年八十子靖敬玄珪皆  
登第靖珪早死敬玄累遷至諫議大夫嘗掌  
監試以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爲題舉子  
解題意敬玄誤解以誠信之信有一生前詰  
是非敬玄怒黜之時人譏之

玄德秀

字三下

玄德秀延州人鐵面犀骨有膽略以意氣自  
高言語夸大人或譏之幼聰悟異常延州分

道將軍金稚圭見而奇之携至京讀書通大  
義善屬文屢舉不第有疾歸鄉里明宗四年  
趙位寵起兵西京崑嶺以北皆應之德秀與  
其父都領覃胤謂州將曰昔契丹蕭遜寧侵  
我列城並降而我州獨屹然固守功載王府  
今位寵包藏禍心旅拒王命天地所不容苟  
懷忠義者可忍從耶遂與州將望闕拜連呼  
萬歲閉城固守位寵遣人牒延州趣之曰今  
北界四十餘城兵已會于此獨爾城不至將

舉銳兵問罪慎勿聽二三人語宜秣馬興師  
速赴西都城中推德秀權行兵馬臺事德秀  
遣州將彥通等三十餘人擒賈牒者殺之位  
寵又牒云今發兵者將以救北蕃列城也列  
城兵已至清川江獨爾城不至將發兵往滅  
之於是州人頗洶洶有欲應位寵者德秀詐  
爲猛州將吏書密令城外民投城中曰上京  
兵十領已踰鐵嶺自東界將擣西都凡州鎮  
爲位寵誑誤者不可輕發兵其各堅守以待

之城中人信之無二心德秀與其州副使崔  
博文判官安之彥金公裕等分兵屯守諸門  
兵馬使車仲圭趣延州至雲畔驛雲州人殺  
之分臺監察御史林擢材錄事李唐就等懷  
印至延州曰兵馬使旣死吾等無所歸請活  
我輩於是州人以德秀弟宣旨別監龍虎軍  
將軍利厚權行兵馬使事德秀權監倉使事  
唐就仍爲兵馬錄事遂易置部署嚴兵守之  
安北都護都領姜遇文與三十四城都領致



書延州將吏曰上京將發大兵討北蕃諸城  
諸城實無罪故西京趙尚書惻然欲救吾等  
徵召士馬而貴城獨不至何也若有異謀不  
從者當赤其族宜率兵赴西京使無後悔雲  
州郎將君禹又遣邊孟賈書諭之曰西京差  
使貧率四十餘城及諸寺院僧萬餘兵欲攻  
貴城宜慎思之速赴召擢材斬孟梟示城外  
俄而西兵來攻城擢材擊破之至暮西兵復  
屯城南呼謂曰東北諸城舉兵欲正三韓獨

爾城不應故舉兵來攻有斬利厚兄弟擢材  
唐就等開門出降者將加厚賞不爾必屠之  
德天有南門出擊之西兵遂趣京都至京西  
爲李義方所敗乃曰雖不能得志上都延州  
以小城久不下不可不討復趣延州圍數重  
德秀遣高勇之唐就等急擊大敗之擒殺甚  
衆西兵復來攻德秀又出擊大破獲兵仗無  
算明年金遣高羅率兵來屯延州境城中皆  
懼高羅曰帝聞爾國列藩拒王命獨爾城不

從父爲賊所逼勢甚危命予領兵爲援爾等  
勿疑覃胤素以恩信聞于金人至其陣以實  
告之高羅下淚曰帝所聞果信也有急吾當  
助之爾等宜勵忠義一心王室遂去諸城兵  
復攻延州德秀又擊敗之王拜覃胤爲將軍  
安北戶長魯文腴爲閤門祗候使居其鄉德  
秀爲內侍祗候安北都領宋子清文臣老姜  
遇文職賞有差並使居京以安北初附位寵  
而後背之也德秀上書請納祗候告身赴舉

不許尋出爲安南都護副使爲政廉明吏民  
敬畏尤惡淫祀禁令甚嚴巫覡不得入境有  
吏執女巫與其夫至德秀訊之顧謂同僚曰  
此巫非女乃男子也同僚笑曰非女安有夫  
乎德秀令裸視果男子也先是巫出入士族  
家潛亂婦女其被污者亦羞之不以語人故  
所至恣淫穢至是一方服其神明入爲都官  
郎中時散貧同正盧克清家貧將賣家未售  
因事出外其妻受德秀白金十二斤賣之克

清還謂德秀曰子初以九斤買此家居數年無所增飾而得十二斤豈可乎請還之德秀曰爾能守義而獨予未耶遂不受克清曰子平生不爲非義豈可賤買貴賣以黷于貨子若不從當悉還其直復吾家也德秀不得已受之曰予豈不逮克清者乎遂施佛寺聞者莫不嘆息曰今世得見如此人耶後拜吏部郎中諫官奏不宜授邊城人乃改授兵部郎中轉司宰少卿德秀妻養母死妄告妻母服

事覺劾罷神宗朝起拜殿中監累遷兵部尚書致仕高宗二年卒

分三下

崔均

甫淳

允愷

崔均字幹儒全州人自幼才學出群仁宗朝登第累轉少府注簿時宰相崔允儀奉旨擇文士詳定禮儀均首居其選允儀遘疾毅宗遣中人問所欲言者奏曰臣蒙國重恩備位將相至於子壻並居華顯更無所望爲國大用者唯崔均耳王即授閣門祗候明宗立擢

戶部員外郎屬內侍尋遷禮部郎中兼太子文學賜金紫金遣使問王即位之故命均爲接伴使金使屢致詰隨問辨解無差舛金使服其敏給趙位寵起兵西京以均爲東北路都指揮使往諭諸城均歷抵登和等數十城回至寶龍驛王遣李景伯權授均禮部侍郎充兵馬副使與兵馬使合擊西京均聞命謂景伯曰吾觀諸城皆與位寵連結懷二心敵兵若至向背未可知然君命可避乎即入和

州營是夜位寵將金朴升趙冠等來攻郎將李琚開門納之均與兵馬使大將軍李儀御史智仁挺被執均罵曰賊帥位寵起自行伍位至八座國恩莫大而乃忘恩背義舉兵構逆天地神人所共憤其覆亡可立待也汝等助其凶惡拘執王人若官軍繼至汝輩皆爲齧粉罵不絕口均儀及幕僚軍僚皆遇害均工草隸文才吏幹俱優未及大用人皆惜之贈禮部尚書後以子貴加贈尚書左僕射子

甫淳甫延甫延官至工部尚書  
甫淳器識宏深少孤力學登第調黃州掌書  
記政尚清白累遷小府監常典制誥撰賀金  
主即位表云五馬渡江表晉朝之開新主六  
龍御極符羲易之見大人金主兄弟爭位惡  
其逼中書省詰云我聖上龍飛非若晉朝渡  
江之比何用此語遂罷甫淳職未幾拜吏部  
侍郎右諫議大夫高宗朝累官至守太師門  
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卒謚文定嘗撰明

宗實錄子允偁允愷允偁奉御允愷登科累  
轉尚書右丞時崔誼累世柄國舉朝趨附允  
愷獨不至其門金仁俊誅誼以允愷廉平擢  
爲右副承宣掌吏兵部選官至樞密院使御  
史大夫

金巨公字

金巨公初名子彪北原人性廉謹起自胥吏  
入內侍毅宗初右常侍崔誠中書舍人崔允  
儀等論巨公及宦者金昂等七人請黜之王

不聽誠等伏閣力爭三日乃從之巨公累官至知門下省事戶部尚書與崔褒偁有隙憂懣而卒為人美容儀善辭令常兼閣門接賓客進止詳雅遂至宰輔

韓惟漢 生字下

韓惟漢史失其系世居京都不樂仕進見崔忠獻擅政賣官曰難將至矣挈妻子入智異山清修苦節不與外人交世高其風致徵爲西大悲院錄事終不就乃移居深谷終身不

返未幾果有契丹之難蒙古兵繼至

4  
列傳卷第十二

不聽誠等伏閣力爭三日乃從之巨公累官至知門下省事戶部尚書與崔褒偁有隙憂懣而卒為人美容儀善辭令常兼閣門接賓客進止詳雅遂至宰輔

韓惟漢 生字下

韓惟漢史失其系世居京都不樂仕進見崔忠獻擅政賣官曰難將至矣挈妻子入智異山清修苦節不與外人交世高其風致徵爲西大悲院錄事終不就乃移居深谷終身不

返未幾果有契丹之難蒙古兵繼至

4  
列傳卷第十二

別本

3

列傳卷第十三

高麗史一百

3. 2. 5

平憲大夫雷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杜景升 字三象

杜景升全州萬頃縣人質厚少文有勇力初  
補控鶴軍手搏者招景升為伍其舅上將軍  
文儒寶聞之曰搏賤技也非壯士所為景升  
遂不往後以隊正充厚德殿牽龍鄭仲夫之  
亂武人多劫奪人財景升獨不離殿門秋毫

高麗史卷一百



無犯明宗初再遷散負李義方聞其名引爲  
內巡檢軍指諭一日退朝步出秦安門變服  
亡匿家人尋之三日得北山巖石閒問其故  
云嘗入直恍若夢有數人謀殺已懼而微服  
遁去俄有數萬人逐之因以至此人謂庚寅  
橫死者爲祟也義方聞景升復出喜曰此人  
世不多有復授指諭遷郎將東北面兵馬使  
金甫當起兵南方皆響應義方以其從兄郎  
將李椿夫及景升爲南路宣諭使椿夫性暴

虐多殺邑宰景升從容謂曰受命之日以爲  
方鎮構逆州郡響應禍亂連結恐難底定今  
賴公威靈巨魁已殲先聲所至束手請命誅  
戮旣多請自今皆寬之脫有反狀情迹昭著  
然後誅之椿夫從之南方悅服使還椿夫謂  
景升曰始以公爲庸怯乃今知公寬厚謹慎  
能濟大事向非公策豈惟叛逆未息亦使僕  
陷於不義因結爲刎頸交景升以功拜將軍  
出爲西北面兵馬副使戍昌州西京留守趙

位寵起兵分道將軍朴存偉李彦功等爲位  
寵所執時景升戍旋至香山洞通路驛遇西  
兵與戰敗之景升至撫州館方晝食西兵千  
餘人突至景升開館門西兵爭入景升射一  
人即仆地西兵敗走景升謂士卒曰賊在前  
不可從舊路乃由徑夜行至一寺解鞍與僧  
問路僧指之景升日夜兼行八日而至京時  
元帥尹麟瞻已出軍王以景升爲東路加發  
兵馬副使景升率兵五千餘人至孤山分軍

爲三以左右翼急擊西兵大破之斬首千餘  
級至宜州位寵將金朴升列車城外禦之景  
升選銳攻拔其城擒朴升斬之傳首于京諸  
州鎮稍稍歸附定長二州及宣德鎮欲投女  
真景升遣人撫安之女真千餘人到定州門  
外欲乘危鈔掠景升諭解之女真乃退景升  
至孟州西兵據險以拒與李義旼石麟等擊  
破之斬四百級孟德二州兵奔城走景升慰  
居民令按堵撫州堅拒不服雲中兵又至爲

聲援景升分兵擊之雲中兵退撫州遂降時  
行營兵馬使及四摠管戰不利還京西兵遮  
路景升迎擊于大同江凡二十戰皆捷西兵  
大敗景升還至平州王遣知奏事李光挺郊  
迎勞問及至王曰卿以死許國使兇徒挫氣  
功不細矣然大憝尚存社稷之恥也卿其勉  
之仍命爲後軍摠管使復遣之景升踰鐵關  
從耀德雲中路行所至風靡西兵入保漣州  
景升積土城外列大砲攻拔之又斬義州都

領崔敬若及令猷令英等士卒入城爭取貨  
寶景升下令禁止之唯聽取釜鼎於是西北  
諸城皆迎降遂移師攻西京連捷西人負固  
久不下軍中以漣州釜鼎爲鑿器人便之曰  
公之計遠矣西兵夜出犯陣燒營門景升令  
曰旣火矣救之何益因取物投之火益熾明  
如晝兵不敢入景升恩信素著西人多出城  
投降者遂與鱗瞻破西京擒位寵殺之西京  
平餘兵尚在復以景升爲西北面兵馬使鎮

永清北路處置使李景伯欲與議軍事遣五百騎邀之西人設伏狙擊于路騎兵皆沒唯郎將高勇之等十餘人走免景升已就途聞變馳還入城西人追不及執電吏殺之景伯與景升不愜戰數不利召景伯還以石麟代知西北路兵馬事景升兼處置使金使將還西兵梗路不得過景升募士卒掩擊殺之王嘉其功陞上將軍知御史臺事驟遷守大尉叅知政事判吏部事修國史掌銓注雖內寵

莫敢撓之進平章事封三韓後壁上功臣勅畫工李光弼圖形光弼曰畫法主時畫半像耳景升怒使具體兩府文武百官就第賀重房諸將宴賀酒酣各執樂器景升歌守司空鄭存實吹小管李義旼怒罵曰安有宰相白同伶人歌吹也乃罷歸景升目不知書時有一醫題壁自稱玉堂有人嘲之曰戰將今為修國史不妨醫作玉堂人聞者齒冷景升與同列奏式目都監所藏判案國之龜鏡部

秩錯亂漸難稽考宜加檢討騰寫以藏從之  
又奏祖代諸功臣贊定大業厥功卓然宜追  
加爵命以示不忘王嘉其奏皆贈爵又爲錄  
券各賜其後與義旼同拜門下侍中位在義  
旼上義旼在中書大詒景升笑而不荅尋加  
中書令舊制三品以上每遷級例上讓表降  
詔不允然後表謝上官景升獨曰內不欲讓  
而假人筆外爲禮文吾不忍爲也王移御延  
慶宮訛言變生輦下扈駕百官皆狼狽四散

景升獨按轡神色自若崔忠獻謀廢王勒兵  
市街托議事召景升景升女壻將軍柳森相  
疑之自刎死遂流景升于紫燕島又流森相  
父得義于南裔景升在島憂憤嘔血卒或云  
景升有金其奴欲盜密毒之

于學儒

四字下

于學儒木州人父邦宰膂力絕人官至右僕  
射學儒侷儻有氣槩宿衛毅明兩朝忠謹無  
他李高李茂方等將作亂議上兵者皆曰在

今舍于公復何人哉遂詣其家謀之學儒曰  
公之志大矣然吾父常戒予曰武官見屈於  
文官久矣能無憤乎去之易如拉朽然文官  
見害禍及吾輩亦不旋踵汝宜慎之吾父雖  
沒言猶在耳死且不從及二李得志謀害之  
學儒懼求娶義方姊得免官至同知樞密院  
事卒

盧永淳

四字下

盧永淳杞溪人毅宗朝入內侍爲閣門祇候

東北面兵馬使及春州道按察使奏京畿伊  
川安峽東州平康東界永豐宜州西海谷州  
之境寇盜橫行請捕之王遣永淳及兵部郎  
中金莊等捕賊首異雙負衣朴等誅之後拜  
承宣鄭仲夫之亂扈從臣僚多遇害永淳本  
兵家子且與武臣相善故免官至平章事子  
孝敦蔭補官歷任中外累立戰功事有利國  
知無不爲熙宗四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卒  
年六十二謚懿貞

趙位寵

生三子

趙位寵史失世系毅宗末以兵部尚書爲西京留守鄭仲夫李義方等弑毅宗立明宗明宗四年位寵起兵謀討仲夫等遂檄召東北兩界諸城兵曰側聞上京重房議以北界諸城率多桀驁欲討之兵已大舉豈可安坐自就誅戮宜各糾合士馬速赴西京於是崑嶺以北四十餘城皆應之獨延州閉城固守王遣平章事尹鱗瞻率三軍擊位寵又遣內侍

禮部郎中崔均爲東北路都指揮使諭諸城鱗瞻至崑嶺驛位寵遣兵急擊大破之位寵先鋒至京西義方擊敗之奔還至大同江収散卒復嬰城固守義方久屯城外位寵擊却之義方兵獲位寵子卿及將軍禹爲善斬之傳首于京明年位寵遣兵擊耀德縣時義方已伏誅王遣殿中監庾應圭給事中史正儒詔位寵曰朕因臣民推戴奄登大寶于今六年賴文武臣隣協輔獲守丕基頃有賊臣專

擅國政多行不義害及中外民怨兵起至於無知小民殺傷尤多朕甚哀痛其賊臣已從卿等表奏舉義掃蕩卿等又請降使宣諭嘉乃忠誠遣使宣諭體朕至意更勵忠誠位寵上表請降應主還位寵悔之遣精騎追至洞仙驛不及不勝其憤斬其館吏而還尋遣左營郎將徐俊明上表賀誅義方王留俊明於法靈寺唯放校尉徐惟挺還上京兵圍漣州數月漣州請救於位寵位寵遣將救之上京

兵從間道擊之斬千五百餘級虜二百五十餘人又掩擊于莽園斬七百餘級虜六十餘人時毅宗猶未葬以位寵聲言義方弒君不葬之罪乃發喪葬禧陵將軍朴存威奉使在雲中道每誇納釜之事雲中人應位寵遂斬存威鱗瞻攻西京位寵食盡至啗人屍時出挑戰鱗瞻堅壁不出位寵遣金存心趙規如金奏義方放弒之罪存心中道殺規來泊禮安江王遣中使迎勞拜存心內侍閣門祗候



高麗史卷一百一十九  
其軍將六十人職賞有差位寵聞之殺存心  
妻子位寵復遣徐彥等如金上表曰前王本  
非避讓大將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弑之臣  
位寵請以岳嶺以西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內  
屬請兵助援金主執送彥等東京路都摠管  
府牒寧德城云西京留守趙位寵三次遣使  
九十六人賫告奏表文等事今勘得所遣人  
徐彥等狀稱大定十年八月前王遊普賢寺  
大將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等執前王及子

孫送海島立前王弟翼陽公爲王飾以因病  
讓位上表大朝大定十三年仲夫等遣人殺  
前王及子孫官僚等大定十四年位寵上表  
請王誅仲夫等今年正月王下詔諭賊臣等  
已誅復有仲夫子筠殺義方等不告國王領  
兵三萬餘人攻西京相戰至今未決勝否今  
年六月位寵與北界四十餘城欲屬大朝遣  
義州都領崔敬若等賫牒婆速路摠管府公  
文至義州關門爲鄭白臣等所殺又筠等軍

馬遮路以此遣大使金存心趙規等各三十餘人泛海來奏不知消息節次再遣彥等其欲屬大朝及請兵問罪等事委是端的欽奉帝命位寵陳乞事則非大國所容將彥等付彼國施行其彥等衣甲諸物差官交割六年位寵使人詐為居士服請兵於西北州鎮至靜州被執位寵與上京兵戰佯敗走上京兵逐至龍興德部位寵回兵擊之上京兵死者甚多麟州人康夫祿升鄭臣等殺防守將軍

蔡允和王遣內侍祗候崔存往諭之未幾夫等又殺義州分道將軍尹光輔防禦判官李彥升以應位寵位寵遣人署諸城酋豪官麟州都領中郎將洪德謀執位寵所遣人以拒夫等袖刃至德家欲害之德伏兵於門斬之鱗瞻攻西京通陽門後軍總管杜景升攻大同門破之城中大潰遂殺位寵函其首來獻梟于市又執送位寵妻孥

房瑞鸞

牛三子下

房瑞鸞宣州鄉貢進士趙位寵起兵西北諸城皆附瑞鸞謂其兄孝珍得齡曰位寵脅誘諸城土豪僞署官職令收兵赴西京吾曹亦與其中吾婦翁尹仲瞻以兵馬判官在從兄鱗瞻麾下壻攻婦翁情所不忍况位寵所謀不孰終必自敗兄宜熟計孝珍等然之夜密誘州人曰位寵始以誅賊臣爲名故諸城響應稱兵向闕及至郊畿交鋒輒敗官軍追擊僵屍相枕欲收餘燼復謀旅拒氣勢已沮不

可復振兩恃者惟險固耳若王師一朝拔西京移軍臨之闔城必爲齏粉且位寵之志不止討賊若不改圖恐爲同惡流醜後世今欲率先倡義去逆効順於諸君意何州人皆諾有都領郎將義儒受位寵署爲將軍獨不可孝珍狙射斃之即遣人告義州義州人亦殺位寵所置將景綽等以應遣人賈首從閒道飛報行營諸城聞之皆罷兵事聞王嘉之賜孝珍爵散負瑞鸞以同正屬內侍得齡留本

州爲戶長未幾州人嫉孝珍獨受爵遂殺得  
齡及其母

朴齊儉

生三子下

朴齊儉明宗時以大將軍爲西北面兵馬使  
趙位寵旣敗餘衆復聚分軍爲三有思進執  
端進國者爲中軍行首戒訓爲指諭金甫爲  
前軍行首光秀爲後軍行首散居嘉渭秦漣  
順等州山谷首尾行劫大爲民患焚慈肅二  
州屠妙德香山諸寺王遣兵討之屢戰失利

齊儉始至營與錄事金重甲謀部分諸校發  
興化雲中道兵爲掩襲計賊依阻山林無定  
居諸郡人又多爲賊耳目軍中動靜輒先知  
之戰始交輒敗北士卒氣沮逗留不進裁留  
五百人爲聲援引還賊乘勝攻寧州靈化寺  
驅僧爲兵進攻漣州賊勢轉盛然其遊寇日  
久閭閻無塢壁者劫掠旣盡大城皆堅守未  
易猝拔由是漸就飢窘謀欲降齊儉聞之遣  
人招誘諸屯賊相率來降齊儉每見降者輒

拊循之曰汝等亦皆吾赤子開倉賑之前後凡六百餘斛乃聽其所欲分處龜連等州使之安業給光秀等傳騎送京王以光秀爲校尉金甫攝校尉思進執端戒訓爲隊正獨進國不降率其黨百五十餘人欲投女真齊儉遣兵盡擒斬之龜州別將東方甫等十七人與賊交關往來皆誅之齊儉後知御史臺事其子葆光年少輕薄初補權務氣驕道遇李紹膺妻見從婢有持薑者求之不與葆光歐

辱之紹膺妻大怒率僮僕持刀杖至齊儉家呼噪欲殺葆光葆光及家人皆逃匿紹膺女壻慶大升弟也紹膺妻憑慶勢訴重房重房奏葆光道辱宰相妻大無禮宜置於法事下重房治之葆光竟不出齊儉坐免歷抵諸將家乞憐諸將哀之請復其官王許之

奇卓誠 牛三字下

奇卓誠幸州人美容儀善射御初補校尉毅宗好馳馬擊毬擢爲牽龍常在王側善事權

貴驟遷衛將軍明宗初累轉叅知政事趙位  
寵起兵卓誠爲副元帥禦之及還判兵部事  
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有金平者少  
有文名金甫當之亂妻父韓彥國被戮平携  
妻子隱於昇平郡及卓誠秉政以平有才擢  
爲直史館卓誠貪財賣官由是賢者屏跡讒  
佞競進家臣高忠全李仁齡皆姦黠貪鄙惡  
聲遠播九年卒廣平宮久廢無主卓誠欲請  
王居之其妻諫止之不聽居數月而死後王

論討位寵功贈推忠協謀佐理同德功臣守  
太師門下侍中圖形閣上

洪仲方 牛三亭下

洪仲方起自行伍鄭仲夫廢毅宗立明宗仲  
方與有力驟拜大將軍性褻直不阿每面折  
人過王器之人亦倚重時武散官檢校將軍  
以下散負同正以上聚議欲奪處東班權務  
官重房臺省畏衆口莫敢誰何仲方獨曰國  
家設官分職唯卿監外武臣不兼文官自庚

寅以後吾儕得處臺省布列朝班校尉隊正  
許著幘頭西班散職差任外官固非先王之  
制若又遽奪權務官其如東西定制何吾寧  
死不從議遂寢於是西班散職群聚於路每  
見達官控訴不已一日遇仲方遮道慢罵仲  
方攘臂跋馬排突至重房曰吾今日幾死矣  
下之陵上至如是耶乃密謀捕首謀者四五  
人配島又流其黨十餘人時議尤重之累官  
至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掌外官長吏之職進

退予奪惟意所恣又蓄嬖妾嗜利者附之爭  
納賄賂九年卒

慶大升

字亨下

慶大升清州人父珍中書侍郎平章事大升  
膂力絕人早有大志不事家產年十五蔭補  
校尉累遷將軍珍性貪鄙多奪人田及卒大  
升悉以田案納選軍一無所取人服其清明  
宗八年清州人與州人係京籍而退居者構  
隙捕殺幾盡其黨之在京者聞之欲報仇矯

旨募死士向清州王遣將軍韓慶賴等追止  
之不及與州人戰不克死者百餘人時大升  
與大將軍朴純弼爲本州事審官以不能禁  
制見罷牧副使趙溫舒亦罷大升嘗憤鄭仲  
夫跋扈謀欲討之以其事艱大隱忍未發會  
仲夫子筠潛圖尚公主王患之大升銳意討  
仲夫畏其壻宋有仁未得聞及有仁斥逐文  
克謙韓文俊大失人心朝臣皆側目牽龍許  
升有勇力爲衆所服筠愛之升及隊正金光

立俊翼又皆大升所善九年大升謂升曰我  
欲去兇徒汝能從之事可成矣升諾之大升  
曰藏經會畢之夜宿衛之士必皆困睡吾令  
死士三十餘人伏和義門外汝先殺鄭筠於  
內以嘯聲爲約則我發伏應之夜四鼓升入  
筠直廬殺之遂發嘯大升率死士踰宮墻入  
殺大將軍李景伯指諭文公呂所見輒殺宮  
中呼噪鋒刃交接王驚愕大升至寢殿外大  
聲曰臣等衛社稷請上無恐王出御宮門召



大升等手賜卮酒以慰之大升因請發禁軍  
分捕仲夫及有仁父子仲夫等聞變逃匿民  
家悉捕斬之梟首于市王呼大升問曰欲以  
筠承宣之任授卿大升曰臣不識字非所敢  
望王曰非卿則誰可者吏部侍郎吳光陟何  
如對曰承宣出納王命非儒者不可光陟雖  
稍知書然亦武臣恐似鄭筠王嘿然大升知  
光陟必拜承宣惡之大升族兄將軍孫碩素  
與光陟有仇誘大升并殺之遂分捕四家之

黨將軍金光英指諭石和襲連中郎將宋得  
秀奇世貞等殺之朝士詣闕賀大升曰弑君  
者尚在焉用賀為李義旼聞之大懼武官或  
宣言曰鄭侍中首唱大義沮抑文士雪吾曹  
累年之憤以張武威功莫大焉今大升一朝  
而尸四公孰討之耶大升懼招致死士百數  
十人留養門下以備之號都房為長枕大被  
令輸日直宿或自共被以示誠款未幾辭職  
家居然國有大事必就關決大升自去鄭宋

以來心不自保常令數人潛伺里巷偶聞飛  
語輒拘囚鞫問累起大獄用刑深峻時京城  
寇盜多起自稱大升都房有司逮捕囚之大  
升輒釋之由是公行奪掠無畏忌大升門客  
殺一良家子於路有司捕之欲治大升力救  
得免升光立等恃其同功偃蹇自肆陰養惡  
少又昵侍東宮寢卧後壁歌吹徹夜旁若無  
人大升忌之召升于其第斬之道見光立殺  
之以兵自衛奏云升等縱恣非唯欲殺臣且

圖不軌事迫不暇奏聞已誅之王命近臣慰  
諭之宰相以下皆就第或致書而賀大升稍  
自安罷其兵衛十一年前隊正韓信忠蔡仁  
靖朴敦純等謀作亂令史同正大公器知之  
以告大升大升白王捕鞫之辭連石和及別  
將朴華注薄李敦實乃流信忠仁靖敦純等  
于島貶和南海縣令華河山島勾當使流敦  
實于廣州王內忌大升外示優寵日賜珍羞  
服玩奏請無不曲從故人多趨附然非有學

高麗史卷一百一十五  
識勇略者大升輒拒之武官皆畏其威不敢  
縱肆十三年大升忽夢仲夫握劍叱咤因得  
疾卒年三十及葬道路莫不哀哭初大升之  
討仲夫也牽龍金子格有力焉大升愛之俾  
領都房大升卒都房斂錢以葬將散復聚飲  
子格誣告曰大升都房往往復會者將爲亂  
也王素忌大升命重房捕之使大將軍鄭存  
實吳淑等治之苟名在都房者悉捕之其或  
逃匿縛其父母妻子及族黨困苦之匿者自

出或自刃死凡得六十餘人復諭存實等嚴  
加拷掠窮索其黨又令內官伺用刑苛緩於  
是捶楚甚酷並流遠島多死于路存者不過  
四五人光陟父挺嘗爲郎將西都之反仁宗  
命挺費詔密諭諸城挺藏詔衣中徒步間行  
被邏卒執繫獄有一醜女食之挺德之約爲  
夫婦遂生光陟後挺累官至尚書以老致仕  
妻無子乃召光陟爲嗣光陟補牽龍隊正喜  
與儒士遊不好武毅宗末爲別將牽龍行首

與李義方有素拜千牛衛將軍改金吾衛將軍吏部侍郎明宗欲授三品職光陟曰臣年少拜四品又兼吏部於臣足矣遂辭出為楊忠州道察訪使時孫碩父為水州使性貪鄙侵漁無厭百姓苦之碩懼就光陟求哀光陟不聽竟劾罷之碩由是與光陟有隙遂誘大升殺之

陳俊

字子

陳俊清州呂陽縣人有勇力起行伍積勞拜

七六  
北界

衛將軍戍北界戍將例不得著正角幞頭獨俊著之知兵馬事梁升庸禁之不從劾罷之起為大將軍明宗朝累拜知樞密院事進叅知政事判兵部事九年卒性質直頗得時譽王亦器重庚癸之亂文臣家賴俊全活者甚多時人謂有陰德後必昌孫湜濳溫皆登第有文名湜官至御史大夫濳選直翰林院以右司諫知制誥出知公州卒善為詩詞語清麗少與李奎報齊名時號李正言陳翰林

與李義方有素拜千牛衛將軍改金吾衛將軍吏部侍郎明宗欲授三品職光陟曰臣年少拜四品又兼吏部於臣足矣遂辭出為楊忠州道察訪使時孫碩父為水州使性貪鄙侵漁無厭百姓苦之碩懼就光陟求哀光陟不聽竟劾罷之碩由是與光陟有隙遂誘大升殺之

陳俊

字三子

陳俊清州呂陽縣人有勇力起行伍積勞拜

再校  
陳俊

一七六

北界

衛將軍成北界成將例不得著正角幞頭獨俊著之知兵馬事梁升庸禁之不從劾罷之起為大將軍明宗朝累拜知樞密院事進叅知政事判兵部事九年卒性質直頗得時譽王亦器重庚癸之亂文臣家賴俊全活者甚多時人謂有陰德後必昌孫湜濳溫皆登第有文名湜官至御史大夫濳選直翰林院以右司諫知制誥出知公州卒善為詩詞語清麗少與李奎報齊名時號李正言陳翰林

崔世輔

大正下

崔世輔系本寒微不解書毅宗時以禁軍充隊正丁亥流矢之變以世輔在側疑之流南海後武人得志召復舊職明宗初累拜同知樞密院事十四年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上將軍有人訴重房曰修國史文克謙直書毅宗被弒事弒君天下之大惡宜令武官兼之使不得直書克謙聞之懼密奏王王重違武臣意然惡其非舊制乃授世輔同修

國事世輔擅改事爲史由是毅宗實錄脫略多不實克謙嘗於曬史堂戲世輔曰儒官之爲上將軍自我始武官之同修國史自公始相與一噓時崔連金富亦以將軍並爲禮部侍郎武人兼儒官自三人倡十九年世輔代克謙判吏部事性貪汚視賄賂多寡爲升黜財累鉅萬尋加特進守大師二十三年卒子斐美容儀爲東宮指諭太子嬖婢在宮垣內擲橘挑之斐遂私之事泄王欲置諸法賴李

義收營救獲免太子逐婢婢爲尼斐猶通焉  
崔忠獻數其罪流南裔初世輔構第遍一坊  
四面各置第宅爲子孫計未久家門盡滅

朴純弼

久字下

朴純弼門地賤挺姿表美鬚髯進止言語  
爲人所推許毅宗時以中禁軍入衛頗勤恪  
始補勇爵明宗立遷左中禁指諭時武人秉  
政文臣殲盡簿書雲委純弼獨能操筆終始  
無怠以功授大將軍號令軍府自是不淹旬

日踐歷華要至兵部尚書純弼直東宮之旁  
大營私第太子白王曰術人以為朴尚書第  
於東宮爲月建方不宜營造臣力不能禁請  
上禁之王曰朴尚書必不聽我言但汝修省  
以消厄患聞者莫不憤嘆後拜樞密院使曹  
元正之作亂也純弼當直逆知之移病以免  
進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十一年以叅知政事  
卒

李英措

久字下

李英措初名寵夫高令郡人家世微販魚爲  
生充邏卒性殘忍喜禍鄭仲夫之亂附李義  
方李高恣其兇暴世之言殘虐者必曰寵夫  
慶大升用事誅戮兇黨殆盡英措畏縮及大  
升卒復橫肆驟遷刑部尚書漁奪無厭以致  
家富屋宇耽耽人見之曰夥嘗求使于金涘  
路需索郡縣奔走賂遺萬計穢聲四達金人  
見之曰汝向爲義州戍卒州人皆呼爲獸心  
人汝國無人俾汝拜高官銜使命耶所至皆

慢罵不禮及還語其子曰汝輩免使異國幸  
矣轉兵部尚書疾篤在告會有武選力疾而  
出尋死

曰白  
曰任至  
牛三下

自任至藍浦縣人業農初以驍勇被選至京  
賃屋居賣薪自給毅宗選充內巡檢軍扈駕  
出入不離仗側以勞補隊正鄭仲夫之亂武  
人得志遂貴顯明宗朝累遷刑部侍郎妻具  
酒饌盛騶從訪舊賃家嫗嫗驚歎曰夥汝之



福也轉大將軍兵馬副使有養賢庫記官嘗  
借庫銀器數事寄郎將李允平家過數日記  
官取器不返其妻候之聞有籠屍在路旁往  
視之即其夫也妻意必爲允平所殺訴有司  
治之允平不服久繫獄以賂免拷掠允平家  
人及記官親友被拷訊死者數人國人皆曰  
允平實殺記官法官故緩之允平聞而告曰  
子實無罪國人皆指予爲言勢不可追請納  
家貲贖之公議久未決時中軍閱戰馬有注

薄同正趙英仁者鞍馬服飾極鮮華求籍神  
騎班任至曰英仁家素貧今暴富有由執送  
法司英仁恃其無顯迹略無懼色俄有一僮  
來告曰我英仁家僮也主與記官素親一日  
記官賣銀器到家主貪其物毒殺之吾母適  
在前主恐事洩并殺瘞後園以滅口銀器亦  
埋某地我欲告法司復懼恐見害未敢耳有  
司往掘之皆得任至後拜刑部尚書遷知樞  
密院事嘗以私事謁王引入內殿優禮以遣

舊制大臣非國家大事不詣君門臺諫不効  
任至時議譏之二十一年以知門下省事卒

李俊昌 字季

李俊昌明宗時爲刑部侍郎有男子夜投匿  
名書于壽昌宮門巡檢官捕得之乃譖俊昌  
兄弟也王性柔弱事皆決於諸將但領之而  
已諸將信其書乃欲誅俊昌等王聞之召大  
將軍鄭邦祐責曰自癸巳以來無辜多見害  
予不能救咎實在予今俊昌等若謀不軌彼

必顯告豈夜投匿名書乎曲在男子諸將何  
欲誅俊昌耶諸將拷問男子果服其誣流遠  
島蓋怨俊昌嘗奪其田也後拜太僕卿俊昌  
母睿宗宮人出也宮人本賤隸舊例宮人子  
孫限七品唯登科者至五品俊昌至是拜三  
品臺諫畏縮無敢言者官至樞密院使卒

崔忠烈 字季

崔忠烈明宗時拜司宰卿神虎衛上將軍累  
遷同知樞密院事與院使李光挺副使文克

謙等奏燃燈會舊用二月望近因聖考諱朔  
改用正月有乖先王之意今三光告異二氣  
不調恐或由此縱不設會作樂請於二月望  
令公私隨宜燃燈從之忠烈又建議八關會  
百官果床與中禁軍衣飾華侈無制請禁之  
從之尋以星變乞解職不允進中書侍郎平  
章事太子少傅判刑部事舊制燃燈八關必  
遣宰相至西京攝行齋祭自甲午之變西京  
有事詔停遣使後只遣三品官忠烈利其贈

遺奏曰先王遣宰相為使蓋重翼京也乞依  
舊制王揣知其意遣忠烈如西京行八關會  
及還多受賄賂輜重至三十餘兩十二年卒

鄭世裕

叔瞻

晏

鄭世裕河東郡人明宗時為西北面兵馬使  
斂民財貨數獻內府王遣其子叔瞻賫手詔  
獎諭世裕還請授其子允當銓曹允當年少  
無知乃授吏部員外郎世裕累官刑部尚書  
時叅知政事上將軍文章弼等諸將軍劾奏

鄭世裕  
目錄三  
裕上

多

謙等奏燃燈會舊用二月望近因聖考諱朔  
改用正月有乘先王之意今三光告異二氣  
不調恐或由此縱不設會作樂請於二月望  
令公私隨宜燃燈從之忠烈又建議八關會  
百官果床與中禁軍衣飾華侈無制請禁之  
從之尋以星變乞解職不允進中書侍郎平  
章事太子少傅判刑部事舊制燃燈八關必  
遣宰相至西京攝行齋祭自甲午之變西京  
有事詔停遣使後只遣三品官忠烈利其贈

遺奏曰先王遣宰相為使蓋重翼京也乞依  
舊制王揣知其意遣忠烈如西京行八關會  
及還多受賄賂輜重至三十餘兩十二年卒

廿三字下  
鄭世裕 叔瞻 晏

鄭世裕河東郡人明宗時為西北面兵馬使  
斂民財貨數獻內府王遣其子叔瞻賫手詔  
獎諭世裕還請授其子允當銓曹允當年少  
無知乃授吏部員外郎世裕累官刑部尚書  
時叅知政事上將軍文章弼等諸將軍劾奏

世裕嘗在西北面歛民蠶絲及珍玩之物詐稱貢獻驛輸其家又在尚書省署永州吏崔安戶長公牒已成世裕納水州吏崔少賂改求爲水安爲少以其牒給少事覺法當流以計獲免今爲刑部先坐衙同列有後至者輒畜罵逐之專權自恣舞文弄法視賄賂多少出入人罪請流遠島以戒後人制從之國人  
大悅後隊正李金大上變告世裕謀不軌乃流世裕允當叔瞻于南裔

叔瞻累官樞密院知奏事高宗初叅知政事金山王子兵闖入北鄙叔瞻爲中軍元帥行至興義驛軍中自驚奔還屯國清寺號令不行部伍無紀律人皆缺望從軍僧徒謀殺崔忠獻忠獻捕鞠之辭連叔瞻乃罷還叔瞻以忠獻子怡爲壻恃勢頗驕橫大起第宅三四區彌滿數里及爲元帥多受軍卒賄放遣之常語軍中曰崔忠獻斷喪王室自招寇賊反遣我討賊諺所謂人則食鹽我反飲水者也

至是忠獻欲殺之賴怡營救流河東後拜平  
章事兄右僕射稹亦貪鄙奪占人田又不能  
正家妻妾無分乃降授工部尚書叔瞻子晏  
晏初名奮性聰慧少登第陰陽筭術醫藥音  
律無不精曉出倅晉陽以母老辭歸養河東  
怡愛其才奏授國子祭酒晏見怡專權忌克  
欲遠害退居南海好佛遊遍名山勝刹捨私  
貲與國家約中分藏經刊之事佛太煩一方  
厭苦晏既退猶恐及禍養怡外孫爲子以取

媚又諂事權貴好奢侈第宅器皿極其華麗  
崔沆秉政召知門下省陞叅知政事一日與  
門生郎將林葆內侍李德英威州副使石演  
芬論時事曰人命至重崔令公何殺人乃爾  
後德英演芬會葆家飲復稱晏語嘆曰恩門  
之言誠是葆妻兄家奴聞之訴于沆沆與晏  
素有隙欲收人望外雖禮貌內實猜忌至是  
大怒曰鄭公本有異心誹謗吾事其將構亂  
乎遂藉其家流白翎島尋遣人沉殺之

鄭國儉 李維城

鄭國儉明宗時屬內侍為大府少卿八關會  
 賈賜宰相花酒稽緩叅政宋有仁怒不受國  
 儉以此被劾削禁籍後附有仁復為內侍國  
 儉家在水精峯下峯路幽僻高險惡少五六  
 人常聚其峯見婦人有姿色者必劫亂之至  
 奪其衣物一日國儉見一婦人盛飾著袈裟  
 由峯路下袈裟婦人盛飾以緇帛為之所以  
 蒙頭掩面者賊邀而劫執從婢皆散國儉不

能忍視遣女壻內侍李維城令同正崔謙率  
 家僮捕之獲三人囚大理乃大將軍李富甥  
 姪及權勢武官子姪也請謁交午法官欲不  
 治刑部負外郎趙聞識獨抗議訊鞫杖殺時  
 議快之國儉累官吏部尚書轉御史大夫惡  
 銓注冗雜罷南班假充者十餘人臺綱稍振  
 進叅知政事神宗六年卒維城大將軍幹之  
 子交友以信遇事剛果按全羅守漢山皆有  
 聲績累拜左常侍王濬明之被禍也其弟正

言景儀緣坐配流親舊畏崔忠獻莫有送者  
維城以故舊遣人餞之贖白金三十兩遺押  
吏得寬陵逼景儀感泣哽咽時人多之高宗  
初爲西京副留守以絃歌自娛惑於官妓因  
得疾卒

鄭邦佑 字彥平

鄭邦佑起自電吏明宗朝累遷大將軍知御  
史臺事以賤系拜臺官人皆笑之出爲西北  
面兵馬使重房奏昔陳淑嘗爲其道兵馬使

邦佑以電吏從行北蕃吏民尚有記其面者  
今若出鎮人心不服徒示國家無人也請勿  
遣王從之後復爲兵馬使臺諫無有言者邦  
佑公廉率法威惠並施一方畏服

丁彥真 字彥平

丁彥真神宗五年爲大將軍時慶州人謀反  
密遣郎將同正裴元祐往將軍石成柱配所  
古阜郡說曰高麗王業幾盡新羅必復興以  
公爲主沙平渡爲界何如成柱佯喜留元祐



于家潛告郡守惟貞惟貞捕送按察使以聞  
誅之慶尚道按察使池資深奏慶州賊請降  
不必發兵崔忠獻怒以大將軍金陟侯爲招  
討處置兵馬中道使刑部侍郎田元均副之  
大將軍崔匡義爲左道使兵部侍郎李頤副  
之攝大將軍康純義爲右道使知閣門事李  
維城副之趣發兵往討賊聞之募集雲門山  
及蔚珍草田賊分爲三軍自稱正國兵馬誘  
脅州郡陟侯師老不戰使賊勢日盛明年徵

陟侯以私騎還京遣彥真代之臺省劾罷陟  
侯職賊入基陽縣匡義帥兵急擊殺獲甚多  
忠獻奏遣中使賈詔賜藥以獎之彥真既至  
因祈恩詣城隍祠密以捕賊之謀授覲一日  
賊徒都領利備父子至祠潛禱覲給曰都領  
舉兵將復新羅吾屬喜之久矣今幸得見請  
獻一盃邀至其家飲之醉遂執送彥真賊掠  
杞溪縣維城進兵擊之賊魁李佐乘高望見  
將遁將軍房秀精率二子先登奮擊士卒乘

高麗史卷百  
三十一  
之斬一千餘級虜二百五十餘人彥真又遣  
隊正咸延壽康淑清往雲門山誘字佐使安  
業不聽賊副屢目延壽延壽知其意出持劍  
入擊字佐字佐奮起淑清擊斬之傳首于京  
賊麾下欲刺延壽等賊副呵禁之得免匡義  
執太白山賊魁阿之械送于京瘦死獄中匡  
義又奏興州浮石符仁等寺及松生縣雙岩  
寺僧徒謀亂命兵馬使鞠之配島又明年忠  
獻以匡義頤純義維城等平東京功最多奏

今先還並加爵秩僚佐以下賞賚有差彥真  
元均等還忠獻奏曰賊未盡除宜留中軍判  
官朴仁碩爲按察使率京兵二百鎮之仁碩  
擒餘賊金順等二十餘人遣皇甫經以聞王  
命經屬內侍加八品職高宗二年彥真以知  
門下省事卒

列傳卷第十三

4

古今圖書集成

三十三

